

馬君武文采風流

王成聖

本文係應中華日報之約，為該報「傳記與傳奇」專欄所撰，曾在該報連載多日，其後尤有若干報章雜誌，或予轉載，或予引用，因此迭承讀者賜函，以未窺全豹為憾，爰即印行單行本，但全文僅二萬字，編印殊有困難。復以成稿匆促，難免謬誤，曾蒙朱有為、宋子幹等諸先生惠示寶貴意見，爰謹重加訂正，並附照片請中外雜誌予以一次刊完，以饜各界讀者。

筆者謹識

苦讀成名家本寒素

守寡逾卅年，以手杖教兒子讀書，以工資給兒子吃飯，夜半且縫衣，且課讀，往事歷歷，如在面前，至今辜負慈恩，大罪此生莫可贖。

離鄉廿九載，以祈禱祝國家興盛，以悲哀歎國家危亡，年來益思鄉，益念舊，天下滔滔，未能歸去，自有永生樂土，靈魂不死豈須招。

以上長聯，是民國十九年，時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的黨國先進，革命元勳馬君武先生的輓母之作。不僅對仗工整，情見乎文，一字一淚，令人讀之酸鼻。而且聯中所追記的往事歷歷，都是實情。名滿天下的革命鉅子，一代學人，馬君武博士，確是寒門子弟，苦讀出身。他的學有所成，一生事功，得力於母教者為多。

馬君武原籍湖北蒲圻，他的曾祖父馬麗文，

也是「少微、苦學」，但却在道光年間中了進士，他留在北京做官，好不容易陞任福建道監察御史，但却在鴉片戰爭時期，專摺參劾耆善誤國，得罪了滿洲權貴，被外放到廣東高州去當知府，又因為他是清官，在地方上很有德政，又為朋比為奸，上下其手的當道所不喜，再把他貶調廣西思恩。這位一再遭受排斥的好官馬麗文先生，就此死在思恩知府任上。

馬知府一貧如洗，兩袖清風，病死在思恩以後，隨他同在任所的次子馬光吳，竟然淪落廣西，回不了家鄉。馬光吳先生後來搬到桂林去住，他便是馬君武的祖父。

馬君武誕生於廣西桂林，原名道凝，字厚山。他是在留學日本，參加革命時期，方始改名馬和，字君武的，後來再赴德深造，乃以字行。由於他是獨子，父母對他期望頗殷。六歲啓蒙，他父親便命他讀史，六七歲時，屬對甚敏，為教師所異，九歲失怙，從此家境中落，生活十分清苦，靠他母親做些針線，貼補家用，不時也有些親友加以接濟，但是他母親却堅持他專心攻讀，完

成學業。白天上私塾，晚間一燈如豆，母子二人相對而坐，老太太一面忙着做針線，一面聚精會神聆聽兒子唸書，但若有一字差錯，立刻毫不寬假的痛予笞楚。這位老太太有一句至理名言，一天到晚掛在嘴上，作為馬君武的訓戒，那便是所謂的：「鐵不打不剛，子不不良。」

十二歲就開始讀尚書和唐詩，兼及名家詩文集和二十四史，因為家貧買不起書，而他的外祖父陳允菴先生的家裏，藏書豐富。陳允菴是刑名師爺出身，所以馬君武的母親便命他到陽朔陳家去住，繼續攻讀，廣事涉獵之外，又叫他跟他外公習刑名，以防將來考不中科舉，還可以有個退步，由此可知這位老太太對他兒子的用心良苦。

在外祖父家住了三年，書讀了不少，但是一旦遠離嚴父兼慈母的母親，板子挨得少了；少年郎無拘無束就難免耽於荒嬉好頑，這大概是馬君武一生之中，唯一的輕鬆活潑，任性恣意時光，不過為時却是相當的短暫，旋不久便被他的外祖父遣返桂林。馬老太太曉得了他被外家逐出的經過，痛心之至，狠狠的把他打了一頓，聲與淚俱

，數落他的不是。這一次受到母親的重責，正好應了馬老太太所說的「子不打不良」。因為馬君武在痛定思痛之餘，終於大澈大悟，發奮向上，從此心無旁騖，矢志苦讀。馬君武的苦讀向學精神以及其成就，在近代人物之中確實是數一數二，膾炙人口，可以稱得上值得大書特書，作為後世青少年的模範的。

馬君武不但從早到晚，日以繼夜手不釋卷，而且充份做到「眼底無一時無書，心中無一時無書」。他用功的程度，忘寢廢食，焚膏繼晷都不足以形容，他只要有書可讀，甘於束緊褲帶，流浪異域，那一份追求新知，充實自己的狂熱，終其一生而不稍減，從而使馬君武苦讀出名天下知，由一個貧家子弟蔚然而成革命元勳，民國偉人，一代文宗巨匠，中國第一位工學博士，尤其在民國初年，與馬浮、馬絳倫齊名，被稱為學術界三馬之一。從馬君武的故事，誠足令人與「好青年，當若是」之感，而為青少年勵志進取的最佳楷模。

初戀失意東瀛負笈

光緒二十四年戊戌（一八九八），清廷初廢科舉，對於望子成龍的馬老太太，和一心博得功名的馬君武，都是十分深鉅的打擊，但是馬君武却得了意外的機緣，甲午之役任台灣巡撫的唐景崧，微服遁歸後三年，他在桂林創辦體用學堂。那年馬君武十七歲，他考取了「體用」攻讀英文算學，兼攻經史。他在體用兩年期間，極獲唐景崧的賞識，被他許為得意高足。於是兩年後馬君

武再從桂林到廣州求學，專攻法文，他因為資斧不繼，儘量撙節，每天晚上站在街燈底下自修，餓了時甚至就採些野果蓮實充飢。他在廣州住了不到一年光景，偏在這段苦讀時期陷入了初戀。

他的初戀對象是廣州名門閨秀，富家之女張竹君，關於這一段民前傳誦遐邇的羅曼史，中外雜誌十卷四期鈕先銘先生「辛亥女傑張竹君」一文已有生動翔實的記述，在此聊可加以補充的是張竹君復馬君武函，曾經坦率的說過她何以持獨身主義的理由，是她要為國家民族社會服務，一旦結婚，會被丈夫子女家事所牽纏，就不能有如獨身時的自由了。

初戀失敗，馬君武懷着傷心失望走了一趟新加坡，會晤保皇黨的首領康有為，和他的入室弟子，得力助手徐勤。當時保皇黨正在積極籌劃「勤王」大舉，由唐才常在武漢發動庚子之役，向海外華僑募集了數十萬捐款。由於保皇黨的頭二號頭目梁啟超力主在廣東、廣西同時發動，所以康有為也曾計劃在兩廣一帶舉事，跟長江中游的唐才常發難相呼應。馬君武時年十九歲，愛國心切，熱血沸騰，他也參加了這一次保皇黨的併力一擊，奉了康有為之命，從新加坡潛回桂林，躡身保皇黨廣西起義的行列。結果是華中事洩，唐才常等被殺，廣西舉事便也成了鏡花水月。馬君武奉母逃往上海，繼續求學，這便是馬君武和康梁一系人物唯一的淵源。

在上海馬君武得到朋友的資助，進入震旦學院，專攻法文，同時他也譯書賣稿費，「法蘭西革命史」便是在這段時期譯完的。這本書對

於他自己和全中國的革命思潮，都有很大的影響。

所以他才在光緒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），毅然決然的把他母親留在上海，身攜僅有的五十塊銀元，東渡日本，奔向民元以前，中國革命的海外主要策源地。他在日本人地生疏，舉目無親，但是他却要靠那五十塊錢維持三年，因為清廷規定必須考上日本官立學校始可以取得公費，而留日學生如欲補習好日語日文，趕上日本官立學校程度又非三年之久不為功，這是最低限度的盤算。所以馬君武初到日本無論從求學或是生活而言，都是苦透苦透，尙且來日方長，前途茫茫，不知道將在何時囊中金盡，淪落異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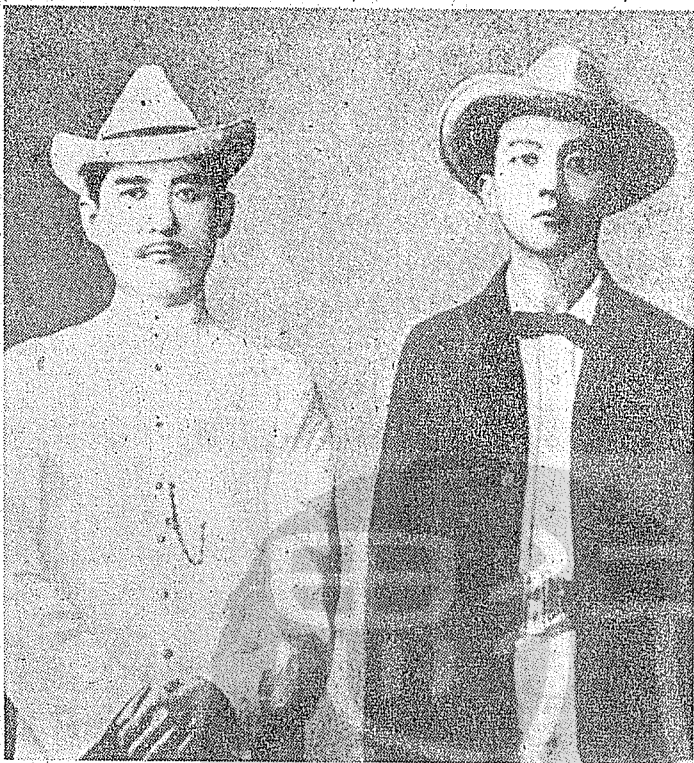
便這麼抱着破釜沉舟，不計一切後果的苦讀決心，馬君武一天喫一根香蕉（當時在日據台灣時期，日本人對台蕉子取予求，如在囊中，價錢非常之便宜），秋冬之際疊起舊報紙當被窩蓋，而且還得拚命補習，爭取時間。就這樣捱過了將近一年今日學子所無法想像的苦讀生活，他那五十塊大洋依舊還是花光了。

幸虧在「床頭黃金盡，壯士無顏色」之前，辛丑（一九〇一）冬天，「獻身甘作萬矢的，著論求為百世師」，目空四海，志切保皇的梁啟超，耳聞馬君武的文名和詩才，邀他到橫濱去走了一趟，因為梁啟超時正籌辦新民叢報半月刊，需要借重馬君武的那支如椽大筆，這才給馬君武在瀕臨絕望的時候，出現一線生機。

梁啟超鋌而走險論

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正月，新民叢報創刊，馬君武便開始為該刊撰稿，當時，他對張竹君的愛慕未能一時忘懷，他曾寫就了一部「女士張竹君傳」，用馬貴公的筆名，在新民叢報發表，稱譽她為「中國之女蒙傑」，使張竹君的聲名大噪，四方皆知。馬君武且曾在他這部大作的篇末，附以下列的七絕兩首，對張竹君推崇備致，極力讚揚，而為當時傳誦遐邇的傑構：

「淪胥種國悲貞德，破碎山河識令南；莫怪初逢便傾倒，英雄巾幗古來難。」
「推闡耶仁療孔疾，娉婷亞魄寄歐魂；女權波浪兼天湧，獨立神州樹一軍。」
用西洋詞句，新的思潮入於舊的詩句，當以斯篇為首，馬君武能够溶合新舊於一爐，使其天衣無縫，以後便成為他的詩作一大特色。馬君武的詩作不多，民國二年他輯印「君武詩稿」，也祇收了古今體詩九十八首，另附譯詩三十八首而已。其中以旅居日本時所作的居絕大多數。詩不多但却不乏家絃戶誦，足以流傳千古的不朽之作，例如上一首詩中的：「女權波浪兼天湧，獨立神州樹一軍」兩句是。



馬君武博士（右）在日本就讀時期，與孫中山先生合影。

而見青天之概。他對中山先生崇拜敬服，無以復加，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路向，每每在大庭廣眾間放言高論：

「康梁係過去人物，孫公則未來人物也。」
這是馬君武追隨中山先生，矢志排滿革命之始。他的政治境界也因而更高了一層。

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（一九〇三），先是中山先生已赴安南河內，主持與中會分會的創設事宜，舊曆元旦，中國各省留日學生在東京駿河台會館舉行團拜，並且歡迎滿清宗室貝子載振，由清廷駐日公使蔡鈞，和留學生監督汪大燮主持，馬君武懷着無比的勇氣，首先登台發表演說，他演出了震驚四座，感人彌深的一幕：——力陳中國非實行革命不可，竟至聲淚俱下，泣不成聲。劉成禺繼之而起，明言必須推翻滿清，方始可以救中國。這兩篇慷慨激昂，語多憤排的演說使得載振大驚失色，蔡鈞駭汗如雨，當時的場面着實是尷尬之至。這是中國留學生第一次發出的怒吼，結果是劉成禺惹禍上身，馬君武幸而躲過。劉成禺在武昌的家產被抄，並且被驅逐離日，後來還是汪大燮幫了他六千元的忙，讓他轉赴美國留學。

馬君武橫濱之行，曾有奇遇，對於他的一生具有無比重大影響，那便是他除了結識梁啟超、湯叔諸保皇黨巨頭外，又復和日本志士宮崎民藏、寅藏昆仲結交，而且藉由宮崎民藏之介，專誠赴橫濱晉謁了孫中山先生，恭聆革命宗旨，使他有撥雲霧

一般留日學生要花三年時間方能考取日本官立學校，馬君武却由於新學根底打好，兼以日夕苦讀，他耗時兩年不到，便考進了京都帝國大學工藝化學系。在其他人來說能够進入日本官立學校得了公費已很滿足，但是馬君武的家境太差，他還有一位老母親在上海需他贍養，所以他得到公費以後，費用仍嫌不够，必須大量為新民

叢報譯書撰文，換些稿費來奉養老母。

保皇黨歷年以來在海外募得好幾十萬巨款，新民叢報是他們最主要的宣傳機關，馬君武又是新民叢報讀者最所歡迎，而且撰稿數量相當多的作家之一，照理說他應該獲得很豐厚的稿酬，使他母親和他自己生活過得舒舒服服。然而保皇黨首領階級却不此之圖。——如所周知，康梁之徒的浪擲海外捐款，久已為海內外人士所詬病，唐才常庚子之役，光是新加坡的邱菽園，即曾獨力担任十萬，統計全部捐款在三十萬以上，然而唐才常却因為匯款遲遲不至終告事敗見殺，犧牲志士達一百餘人之多，「武漢刑場，地為之赤」。為了錢的事情竟使康梁師徒反目，港滬各地報紙一致力斥保皇黨捐款數十萬，悉被康梁吞沒，責以「吸國民之血，吮國民之膏」。癸卯（一九〇三）梁啓超致乃師康有為長函中即曾萬分沉痛的說：

「……又烏知外界之刺激，往往有迫之於鉅而走險之路者耶？昔唐敘丞（才常）之死，死於是。弟子自計將來其亦必死於是而已！」

他又公然揭發的說：

「今會款若先生移以辦秘密，弟子亦不能強爭，但弟子等真益無面目見人耳。……日勸人入會，人間會款作何用，無以名之，秘密之事非可盡人而語也！」

羽衣女士烏有子虛

這是馬君武當年所無法盡悉的保皇黨内幕，他所感到痛苦的是新民叢報稿費菲薄，尚且經常

拖欠。甚至保皇黨徒爲了騙取他的稿子還會施展出「美人計」的伎倆，玩弄了這位窮書生的感情，鬧得他啼笑皆非，以至痛心疾首。反倒形成了他在留學日本時期的一段莫須有，够冤枉的風流公案。

由於馬君武爲新民叢報撰稿，他却並不同意保皇黨的政治主張。新民叢報創辦之初，曾經明揭其宗旨爲「以教育爲主腦，以政論爲附從」，「以國民公利公益爲目的，持論務極公平，不偏於一黨一派」。所以，馬君武替新民叢報所撰的詩文，全與保皇無關，他所譯著的有「自由原理」、「社會學原理」、「女權篇」、「物競篇」、「天擇篇」暨「女士張竹君傳」等，都是讀者迫切需要閱讀的好文章。

但是他寫文章是爲了贍養老母，補貼自己留學費用的不足。新民叢報稿費既少，又經常都在拖欠，便迫使寸陰是競，惜墨如金的馬君武減少了撰稿的興趣，改而致力奔走革命，埋頭鑽研學問。他「一罷」寫，自然使梁啓超大傷腦筋，日日坐處愁城，以稿源不足爲苦。於是，便有一位保皇黨首要，也是梁啓超的同學，廣東順德人羅普，字孝高的。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第一位中國畢業生，民國後曾當過一任廣東省財政廳長，有一天，羅孝高向梁啓超獻計道：

「君武最近不常投稿，其原因不問而可知，一定是他看我們經常發不出稿費。待我小小的戲弄他一下，包管他的稿子源源而來。」

梁啓超愕然的問他：計將何出？羅孝高便附在梁啓超的耳邊，娓娓道來。果然聽得梁啓超大

喜，吩咐羅孝高立即照計行事。

於是，不久新民叢報上就出現了一位「羽衣女士」的作品，有艷體詩，有小說，有譯著，文字流暢，才華斐然。梁啓超還以編者的身份，鄭重其事的加以介紹，說得活靈活現的有謂：

「羽衣女士，吾粵之順德人也。才貌雙全，中英文造詣俱佳，頃在香港某女塾執教，本報得其惠稿，至爲榮幸，頃已蒙女士允担任本報特約撰述，將其大作，全部交由本報發表。」

羽衣女士的詩文俱佳，果然引起馬君武的注意，他便問羅孝高道：

「這位羽衣女士，是否其人有如其詩文？」

羅孝高心知馬君武即將中計了，他便回答他說：

「羽衣女士漂亮得很，她長得活似生觀音一般。」

馬君武不虞有他，信以爲真，忙問：

「你怎曉得，你見過她嗎？」

於是，羅孝高便哈哈大笑的答道：

「她就是我的表妹，焉有不知她容貌如何的道理。我告訴你吧，她不久就要到東京來留學了。」

聽得馬君武悠然神往，他登時就說：

「羽衣女士到時，請你爲我介紹。」

羅孝高便誘的說：

「她要在今年暑假以後才動身呢，距今還有好幾個月。不過，我可以告訴你，羽衣女士讀過你的文章，歎爲天才，她還會問過你的身世，如果你有的話，我可以先介紹她和你通訊。你不

仿像贈詩張竹君那般，也贈她幾首詩，登在新民叢報上，她一見必定歡喜，從此你就能和他魚雁相通，互訴款曲了。」

橫濱接船上了大當

當下，馬君武欣然首肯，答應照辦，他立刻作詩大捧羽衣女士，並且藉羅孝高之介和她通起「信」來，信一概由羅孝高「轉」，羽衣女士對馬君武讚揚備至，而且一再表示深願在新民叢報上多多讀到他的詩文。紅粉知己，竟使馬君武魂牽夢縈，唯命是聽，他開始日以繼夜，勤於撰述，大大充實了新民叢報的篇幅。「羽衣女士」在新民叢報發表「東歐女豪傑」，馬君武不但逢人揄揚，而且大大捧場，連寫幾首詩，把「羽衣女士」捧得不亦樂乎，梁啓超和羅孝高騙稿的妙計得售，又暗中竊笑君子可欺以「色」，馬君武果然墜入彀中而不自覺，爲了堅馬君武之信，認定「羽衣女士」確有其人，梁啓超也曾寫了兩首「題東歐女豪傑代羽衣女士」，往後會收在他的「飲冰室文集」卷四文苑類「飲冰室詩話」裏，就詩論詩不失爲上乘之作，茲將原詩錄下如左：

題東歐女豪傑代羽衣女士 梁啓超

磊磊奇情一萬絲，爲誰吞恨到蛾眉？天心豈厭玄黃血，人事難平黑白棋。

秋老寒雲盤健鶴，春深叢莽瘴神螭，可憐博浪過來客，不到沙丘不自知。

天女天花悟後身，去來說果後談因，多情錦瑟應憐我，無量金針式度人。

但有馬蹄懲往轍，應無龍血洒前塵；勞勞歌哭誰能見？空對西風淚滿巾。

這一首詩，如果真有「羽衣女士」其人，撰稿「東歐女豪傑」其事，那倒是梁啓超有感而發，無可厚非。巨耐梁啓超、羅孝高分明是以「羽衣女士」作爲騙稿的工具，開了馬君武一個大的頑笑。果若曉得這一件事的來龍去脈，因果若何，那麼，對馬君武來說是冷諷熱嘲，極盡調諷戲弄之能事，按詩索「驥」，簡直的就令人爲之噴飯，絕倒。

原來，馬君武受騙以後，和「羽衣女士」通了幾個月的「信」，又給新民叢報白白的寫了很多詩文。暑假易過，桂子飄香，日本各級學校都開學了，仍然不見「羽衣女士」的麗影，等着令人心急，他就找到了羅孝高，聲聲追問他道：

「令表妹何以姍姍來遲？」
羅孝高還在虛與委蛇，他說：
「舍表妹來信說她快要動身了，某月某日，她從香港乘『東京丸』到達橫濱。屆時，你何不我一道去接她一趟呢？」

馬君武聞言大喜過望，他挖空心思，作了幾首歡迎「羽衣女士旅日詩」，用代歡迎詞。好不容易等到羅孝高所說的「羽衣女士」抵日之日，拖了羅孝高自東京赴橫濱，專程迎迓。——羅孝高心知這一下無可推諉，見不到「羽衣女士」其人，真相立將戳穿。他到橫濱與一個便，擺脫了馬君武，溜回東京。

馬君武直到遍尋羅孝高不着，東京丸抵埠又不見有什麼香港來的「羽衣女士」，他還不會想到

到竟是自己上了梁啓超、羅孝高的大當，他當晚趕回東京，深更半夜，敲開了羅孝高住處的大門，一見到睡眼惺忪的羅孝高，便高聲質問：

「你憑什麼瞞着我去把令表妹接下輪船，將她藏起來，不讓我和她見面。」

羅孝高眼見馬君武這麼認真，心知禍闖大了，難以收篷，祇好默不作聲，讓馬君武大發雷霆，把滿腔怒火全都傾吐盡了。這才陪着笑臉，告訴他說：

「實不相瞞，其實並無所謂『羽衣女士』，『羽衣女士』是我的筆名而已，詩文信件，一概都是由我譌託，目的在於請你多給新民叢報寫點稿子。」

馬君武這才恍然大悟，但是「此可忍，孰不可忍」，他委實憤慨已極，因此他下不惜與羅孝高反目相向，破口大罵，然後懊恨莫名的離去。

祖國亡爾罪不能償

不數日，由於梁啓超、羅孝高之輩覺得馬君武的被騙太可笑了，逢人便說如何利用「羽衣女士」騙了馬君武的許多篇詩文，鬧得日本留學生界盡人皆知。梁羅二人始終認爲他們定計之妙，與乎馬君武之「癡」，是他們的得意傑作，乙巳（一九〇五）六月，梁啓超重編的「飲冰室文集」上，「飲冰室詩話」中，還曾沾沾自喜，調侃笑諷的記有這麼一段：

「君武亦好哲學而多情者也，最愛讀新小說中羽衣女士所著：『東歐女豪傑』，……曾作詩二首戲之，末有『聞君愛國多垂淚，爲製絞綯

「百幅巾」之句。」

梁啟超所謂的「曾作詩二首戲之」，也就是本文前此所錄的那兩首「題東歐女豪傑代羽衣女士」。祇不過，最末兩句已經改成了「勞勞歌苦誰能見，空對西風淚滿巾」，把馬君武多情上當寫得更為明顯，挖苦得也更厲害。縱然說這是文人墨客間的風流韻事，游戲文章，但是梁啟超、羅孝高明知馬君武上奉老母，下及自己的留學苦讀，寫文章換稿費是他求生的唯一途徑，給薄酬，欠稿費之外，又用這種「美人計」的騙局騙人心血，榨他腦汁，還要更進一步的騙取他的感情，予他深巨的打擊，事後甚且以之為「笑柄」，這種種作為，實在有欠厚道，太不應該。即令說它是「設局詐欺」，也不為過。

若說這一樁公案是梁啟超、羅孝高合作，欺騙馬君武，那也是有所憑的。「羽衣女士」一名，即出自梁啟超在壬寅（一九〇二）正月，新民叢報發刊的那一個月中，所作的一首詩上。在乙巳本的「飲冰室詩話」裏，就曾記有如下一段：

壬寅正月，復游日本，獨居塔澤環翠樓者月餘，日忽晨起，則玉屑滿庭，狂喜若逢故人也。遂成二絕句，其一云：

「『夢乘飛船尋北極，層綾壓天天為窄，羽衣仙人拍我肩，起視千山萬山白。』」

光緒三十一年乙巳（一九〇五），中山先生從歐洲三抵日本橫濱，十天後，六月二十八日（七月三十日），在東京赤坂區檜町三番日人內田良平的家裏，召開中國革命同盟會籌備會，出席

黃興、宋教仁、張繼、陳天華等七十餘人，中國十八行省中除了甘肅沒有留日學生之外，十七省均有代表者到會與盟。馬君武是由中國同盟會橫濱分會的馮自由通知出席的。當日會後，中山先生請大會推定八位同盟會章程起草人，第一位是華興會的領導人黃興，第二位便是馬君武，以次方為陳天華、宋教仁和汪兆銘等，由而可想革命同志對於馬君武的推重。此所以，七月二十日（八月二十日）中國同盟會在東京舉行成立大會，加盟者三百餘人，公推中山先生為總理，馬君武便被推選為書記部部長，兼廣西支會主盟員，成為同盟會的中堅份子之一。這一年的十月二十一日（十一月十七日），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在東京創刊，馬君武又奉孫先生之命主筆政，開始和新民叢報從事思想言論鬥爭。

丙午（一九〇六）秋，馬君武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畢業，他回到上海，省視老母，同時由於日本文部省（教育部）取締中國留學生，有許多留學生隨他回國，因而在上海師生合辦中國公學，加以容納，聘馬君武担任教務長。然後，他奉命完婚娶妻周氏夫人，在這一段時期，他奔走革命甚力，反滿的言論，非常激烈，例如他曾有如下一首「華族祖國歌」，使但凡讀過了的人，無不熱血沸騰，盪氣迴腸，對排滿革命頗有深遠的宣傳效力：

「爾祖黃帝不可忘，揮斥八極拓土疆。爾祖夏后不可忘，平治水土澤澤長。
熱血噴張氣飛揚，以銃以劍誓死為之防！
華族華族，祖國淪亡，爾罪不能償！」

岑三苗子助他留德

正因為他的詩文宣傳革命，極其富於煽動性，而引起清吏的注意，兩江總督端方指名逮捕的前夕，幸虧岑三苗子春煊愛重他的人才，代他請准公費，赴德國柏林大學專攻政治金術。

馬君武在德國留學期間，也曾有過一次異族之戀，獲得日耳曼佳麗的垂青。青年時代，馬君武是長得非常之帥的東方美男子，頗有玉樹臨風，翩翩濁世之致。據中國學術界「三馬」之另一位馬敘倫的說法，也曾有「君武少年，風姿映麗」之詞。馬君武是在丁未（一九〇七）到德國去的，當年他正二十六歲，脣紅齒白，溫文爾雅。他住在柏林卡路登堡，一位機械工程師腓列德律家裏，腓列德律曾在清末應聘來華，在山東做過三年事，他對於中國的情形相當熟悉，深知中國留學生，尤其是留德學生有如鳳毛麟角，將來學成歸國一定前程無量，所以他對馬君武照拂得很是週到。

腓列德律有一愛女，年齡和馬君武相若，長時在一座屋簷下相處，日久自然生情，何況馬君武容貌、人品、才學又是東方男士中的佼佼者，因此這位德國小姐對馬君武一往情深，十分傾倒。柏林動物園長凳之上，波茨坦湖的輕舟小艇，經常可以見到他們的雙雙儷影，妙的是腓列德律身為中國通。他也思以馬君武為東床快婿，因而明裏暗底，對這一雙異國情侶盡力的撮成。馬君武得了這麼一位德國佳麗朝夕為伴，房東小姐成為愛的伴侶，使他在德國的讀書生活風光旖旎，

充滿了羅曼蒂克氣息，將萬縷相思消滅了不少。從丁未到辛亥（一九一一年），馬君武在柏林唸了三年多的書，唸完了工科再讀農科，還在波鴻化工廠做過些時工程師，利用課餘工餘之暇，以兩年時間編就了一部厚達一千一百多頁的「德華字典」，他在德華字典開宗明義以言志的說：「……予則以爲亡命異域所以報國者，在輪進西歐文明。德國文化爲世界冠，欲研究其文化，當先學習其語言……」

辛亥那年，他覺得自己應該回國，貢獻所學於國人了。他整裝欲歸，行前，房東小姐伴他到波茨坦湖泛舟。一個勁兒在訴說着她對於東方中國的愛慕，馬君武是聰明人，何況彼此過從已久，當然聽得出她弦外有音，可是他正有他的爲難處，——民國六年，他早已娶妻生子，因此他迫不得已的俯望湖水，默無一語。

房東小姐也實信處此，不得不向馬君武明言妾將委身事之了，馬君武方始無可奈何的擋個駕說：

「我是革命黨員，曾經被滿清官方指名逮捕，所以我今日回到中國，其實是虎狼當道，危機四伏。我將定居何方，如何安身立命，根本就無法確定。我希望妳能够等我三年。在三年之內，如果我能够獲得定居之所，我會再來德國接妳。」

至此，一雙情侶唯有黯然相對，揮淚而別。辛亥年間馬君武一回到祖國，就剛好碰上了武昌首義，一戰成功。他方抵上海不久，上海光復，馬君武被推選爲廣西省代表，出席全國各省代表會議，又被推定與王正廷、雷奮負責起草中華民

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。民國元年元旦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於南京，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，馬君武膺任實業部次長，更由於實業部總長張謇始終未到職，他遂以次長代理部務。南北統一，袁世凱粉墨登場，馬君武膺選中華民國第一屆參議員，民國初年，他和河北張繼、湖北田桐同爲參議院中國民黨的重鎮，使親袁世凱一系的議員頗生忌憚。袁世凱對他更視之如心頭刺，眼中釘一般，在這一段時期，他還兼任中山先生所主持的全國鐵路公司秘書長，協助中山先生爲促進中國的建設而致力。

二次革命奉「旨」出洋

癸丑二次革命，時在民國二年，馬君武曾濫返廣西故鄉，密謀舉事。因爲廣西已在西南軍閥陸榮廷的掌握，舉事不成，他再折回上海，正好德國方面聘他前往講學，這一舉恰是正中袁世凱的下懷，他極力陳詞這是國人之光，並且以大總統的名義資助馬參議員爲國爭光的旅費。馬君武却在親友祖餞席上，針對着袁世凱的調虎離山之計，嘻笑怒罵的說：

「我這是奉旨出洋！」

馬君武經日本赴美，轉赴柏林，講學之餘，他更不放棄繼續深造的機會，以中華民國堂堂的代理實業總長，入柏林大學研究院，埋頭苦讀四年，終於成爲中國第一位工學博士。

民國四年，袁世凱的獍獍面目出現，籌安會起，洪憲稱帝。五年六月六日袁世凱羞憤致疾，病死在新華宮裏。這時候，馬君武決定回國，繼

續担任恢復行使職權的國會參議員。

六年，爲了對德參戰問題，馬君武貫徹國民黨的主張，在國會中竭力反對，他曾經用手杖毆擊由段祺瑞收買而擾亂議場的「公民團」。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引起全部團員辭職，黎元洪方將段祺瑞的國務總理一職免去，六天後段祺瑞便唆令督軍團叛變，六月十三日更強行解散國會，繼而又引起張勳復辟，段祺瑞驅張後任國務總理，黎元洪去職走避天津。中山先生遂高揭討逆護國大纛。馬君武則遠離北平，往遊美國、日本，直到國會議員發表宣言，在廣州召開緊急會議，再由國會非常會議通過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，九月一日，選舉中山先生爲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，十日中山先生在廣州就職。馬君武方始回國担任大元帥府的交通部長。

民國七年，馬君武以化工博士出任廣州石井兵工廠無烟火藥總工程師，這時候他已將馬太夫人接到廣州奉養。由於當時大本營經費支絀，連兵工廠都常年鬧窮，馬君武做過一任代實業總長、一任大本營交通部長，但他却清廉自持，一介不取。所以他仍兩袖清風，一貧如洗。那一年馬太夫人過生日，馬君武想做幾個菜爲他母親拜壽，博馬太夫人歡喜，可是他偏又分文無有。不得已，只好拿了一部「明儒學案」，命人去押借點錢。其結果呢，一部明儒學案只押借了五塊大洋。

時間於大本營財政部長葉恭綽，他覺得總工程師押書爲太夫人做壽，孝思不匱而未免太苦了些，便執意奉贈五十元壽禮，使馬君武深感情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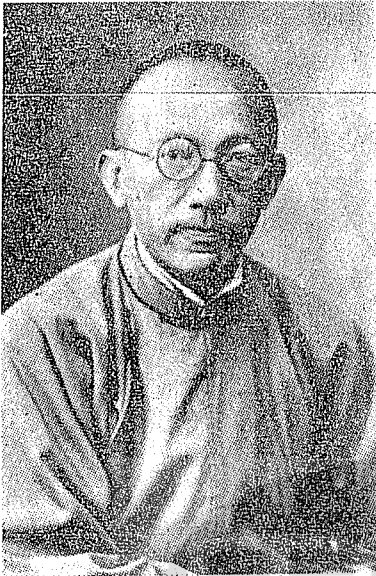
可却，因而收下，把他的明儒學案贖了回來。

民國九年，馬君武任大本營秘書長，十年四月二日，國會議決取消軍政府，十日選舉 中山先生為非常大總統，設總統府於廣州觀音山。

中山先生乃以非常大總統府秘書長一席畀諸馬君武。六月十三日陸榮廷受徐世昌使進窺粵東，十八日 中山先生對廣西下總攻擊令，二十六日便進克梧州，然後又在七月十四日規復桂平，八月四日克復南寧。十一日， 中山先生由於馬君武在廣西頗孚人望，委他為廣西省長，而以陳炯明為廣西善後督辦。

馬君武奉委之初，親戚朋友們就紛紛前來警告他說：

「廣西的情勢太複雜了，試看雜牌部隊如此鳴張，陸榮廷的殘餘勢力又無時無刻不在蠢蠢欲動，他們是決不會聽命於你這一介書生的。」



民國十一年時，任廣西省省長的馬君武先生。

然而馬君武這一介書生却昂然無懼，大義凜然的跟他們說：

「革命黨人，死且不避。我正要他們曉得，世間畢竟也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！」

然而，當年廣西情勢之複雜，的確也是事實，雖說全桂底定，但當馬君武到南寧蒞任，他立刻就發現自己的處境相當危險，而且省長的政令不能出南寧城一步，為了安全起見，他將馬太夫人，夫人和兩位哲嗣留在廣州，自己祇帶着如夫人彭文瞻女士隨侍節署。那時節省垣一入晚間還得戒嚴，尤其不時有深宵槍聲，擾人清夢。可是馬君武根本就不理會這些，他白天治公，晚上在省政府樓上埋頭譯書，即使聽到了槍聲他也置若罔聞。就這樣，他在南寧坐鎮了九個月。

來去清白一絲不苟

直到民國十一年五月， 中山先生揮師北伐，陸榮廷的殘餘勢力死灰復燃，廣西情勢愈趨險惡， 中山先生乃命馬君武將廣西省政府移治梧州，以策安全。馬君武帶了五百名衛隊，乘船向梧州而去，船隻行駛到貴縣附近，兩岸叛軍羣起而攻，一時衆槍齊發，彈如雨下，省府衛隊瞬間就死傷了十餘人。

當時馬君武總算還能保持鎮定，能不顧危險，仍令船隻繼續行駛，希望能夠衝過叛軍的火網，然而，一回首間，他的如夫人彭玉瞻女士業已猝然中彈，倒在艙板上香消玉殞了。

馬君武的衛士急中生智，連忙請他藏在艙板底下，以免兩岸叛軍仍然以他作為槍靶，然後一面抵抗一面加速航行，終告渡過了這千鈞一髮，生死邊緣的一關。船抵貴縣，馬君武一行不敢停留，將他如夫人和殉難衛士的屍骸，交由貴縣縣政府加以掩埋。

馬君武死裏逃生，安然無恙的抵達梧州，但却由於陳炯明的勾結北洋軍閥，蓄意謀叛，乃使兩廣局勢急轉直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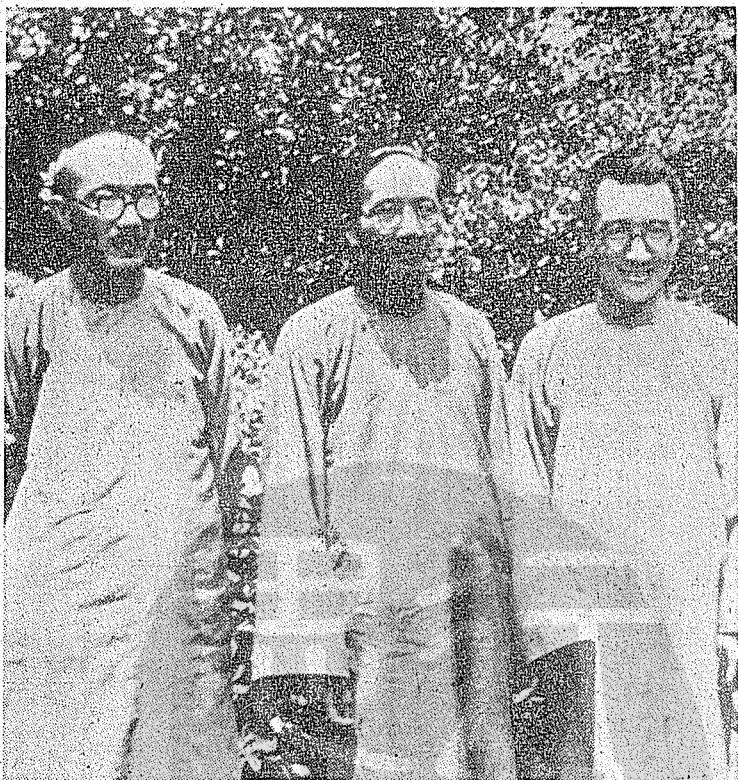
中山先生北伐受阻，馬君武也在民國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，辭卸廣西省長職務，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， 中山先生移駐永豐艦，旋於八月十四日返抵上海。民國十二年，馬君武出任大夏大學校長，十三年他到北平，出任國立北京工業大學校長。就在這一年上，北洋軍閥掀起直奉二次大戰，由於直系大將馮玉祥倒戈，吳佩孚慘敗，遂使段祺瑞利用機會東山再起， 中山先生應張作霖、段祺瑞以次北洋將領的懇邀，啟程北上，會商國是。旋即得病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， 中山先生病逝北平，馬君武至深悼悼，他因為奉有 中山先生遺命，不得不與北政府人物虛與委蛇。民國十四年多，許世英組閣，馬君武代表國民黨，出任許世英內閣的司法總長，十五年三月，賈德耀出而組閣時，他又改長教育。祇是，他僅祇做到「虛與委蛇」的地步而已，兩度總長之任，其實他都不曾就職視事。那兩年間他都住在上海吳淞鄉下，讀書、譯述，和太夫人、馬夫人同享田園之樂。閑來無事，到上海繁華市塵走走，常在四川金融鉅子康心之的滬寓，和老同志

于右任搓八圈衛生麻將。有時候玩蕩差澀，輸了無錢付賬，馬總長便跟贏家，彼此會心微笑而作罷。

無論從吳淞到上海，抑或自上海回吳淞，這位馬總長必定是雜在販夫走卒，引車賣漿者流之中，怡然自得其樂的坐三等車。頭等二等要多少

無謂之錢，因而不他的考慮之列。倘有行囊，他也必定自提自負，馬總長是從來不叫紅帽子力伏的。

民國十五年，國民革命軍 蔣總司令率部北伐。十六年間，廣西省政府籌備設立廣西大學，聘馬君武為籌備委員。十七年廣西大學正式開辦，



民國二十一年，馬君武（左）與蔡元培（中），胡適（右）在上海合影。

馬君武出任首任校長。

他為貫徹 中山先生的建設主張，大聲疾呼：

「如欲建設中國，使中國躋登現代國家的行列。那麼，今日廣西當務之急，無過於築路，造林。我所以不辭勞怨出長廣西大學，其目的正在於此！」

新成立的廣西大學，座落在梧州隔河的蝴蝶山上，從梧州渡過撫河，再登百級碼頭，便是一條長直的大路，穿過校門，校門楣上題着：「大學之道」四字，確有無限莊嚴之概。

很可惜，設在梧州對岸的廣西大學，辦了一年光景，到民國十八年秋，即因兩粵內戰爆發，以致無形解體。於

是馬君武又廢然回到上海。十九年間，他同中國公學，担任校長。

在此還有一則近代中國學人軼事，那便是馬君武所接長的中國公學，係由胡適博士所鼎力復校。因此胡適和馬君武成了前後任，詎料胡適雖為我國一代大師，但是他却苦於缺乏行政管理經驗，因此之故，在他主持中國公學時期，會計表報，在賬面上就有了三萬餘元的赤字，使得中國公學董事會無法解決，乃挽馬君武繼胡適之任。在中國公學董事會諸氏看來，馬君武和胡適原有師生之誼，當中國公學初成立，馬君武任教務長時，胡適是中國公學的學生。以師門之尊接管弟子所主持的學校，理該在移交以後不會發生問題。殊不知他們這一逆料大錯而特錯。馬君武接事以後，他錙銖必較，不容賬目有絲毫不清，有時候連差個一兩塊錢，他也絕不容情的派中國公學總務主任，去向胡適索討。

哀瀋陽是千古絕唱

到了民國二十年五月，廣西大學停辦將屆兩年，廣西省政府電促馬君武及早恢復，馬君武很想藉此機會復校，詎料其間又有人橫生阻撓，八月，廣西省政府居然決議停辦廣西大學，出爾反爾，莫此為甚。九月間，馬君武為廣西萬萬千欲求高深教育的莘莘學子計，他專程前往桂林，請省政府舉行談話會，百計曉諭，殷殷以廣西建設，八桂子弟的前程為重，方始說服了廣西當局，決定廣西大學復校，仍推馬君武繼任校長。又議定未來的廣西大學，將以提倡生產教育、勞工

教育為職志，以期對於國家民族聊盡生產責任。

於是，民國二十年，廣西大學復校，改設新校址於桂林。由馬君武在上海招收一批新生，延聘若干教授，相偕返桂。那一年馬君武五十初度，在第二學期，清明之期，他悄悄的帶兩名傭人，搭一艘小船，直駛貴縣，訪尋他如夫人彭文蟾女士的墳墓，憑吊祭掃，並且收取彭女士的骨灰，盛放在一個白色的小瓷罐內，攜回桂林寓所，供放在他臥室裏的書桌上。為此，他作了一首凄酸哀婉的七律，以示永念。詩云：

四面槍聲蕩地來，一朝白骨委塵埃，十年始酒墳前淚，萬事無如死別哀。海不能填惟有恨，人再難得始為佳，雄心漸與年俱老，買得青山伴汝埋。

這真是至情流露，一字一淚的好詩。在那一年，馬君武已五十歲，行年半百，瞿然而覺老之將至，從政，辦學，雖說都有卓越的成就，但却格於國家天局的內憂方殷，外侮尤亟。九一八變作，繼之以一二八淞滬戰役，國事凋蟻，使他的壯志雄心無從得售，所以他才會有一「雄心漸與年俱老」這樣的句子。

梁啟超曾有言云：世俗之輩謂今人詩詞不及古人，是為一種錯誤的觀念，蓋一國之文化唯有日新又新，進步不已，斷無開倒車的道理。馬君武的存詩雖祇九十八首，但是無分絕律，首首都是可傳的佳構。其中尤且不乏家喻戶曉的千古絕唱，例如民國元年，他行年三十三歲，甫自海外歸國，便出任實業部次長代理部務，民國肇造，革命壯志得伸，那正是他一生之中最得意的時

候，他曾偕四川大詩人，老革命黨謝无量暢遊揚州，就留有一首令人拍案叫絕的好詩：

偕謝无量遊揚州

風雨欲捲人才盡，時勢不容江山閑；
濤聲寂寞明月沒，我自揚州弔古還。

氣魄雄渾，詞藻華麗，筆底實挾風雷之力。又如九一八事變，張學良時在北平，採不抵抗主義，遂使東北淪於敵手。當時盛傳張學良攬趙四，戀朱五，瀋陽警耗傳來，他正和影后胡蝶翩翩起舞，副官不敢打斷少帥的舞興，以致貽誤戎機。往後事實證明凡此都是流言之誤，但在九一八當年確曾引起國人普遍的憤激與指責，馬君武便會有一首膾炙人口，至今不衰的傑作，茲錄之如下

哀瀋陽二首

仿李義山北齊體

趙四風流朱五狂，翩翩蝴蝶最當行

溫柔鄉是英雄塚，那管東師入瀋陽

告急軍書夜半來，開場絃管又相催

信陽已陷休回顧，更抱佳人舞幾回

馬君武遺墨遺詩哀瀋陽二首

哀瀋陽

趙四風流朱五狂，翩翩蝴蝶最當行，溫柔鄉是英雄塚，那管東師入瀋陽。

告急軍書夜半來，開場絃管又相催，瀋陽已陷休回顧，更抱佳人舞幾回。

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，深摯的纏綿情愛，再加上運用外國名詞，歐西故事入詩，而能妙手天成，渾然合而為一，是為馬君武詩的特色。他的詩作不但為舊詩人梁啟超所頌揚，抑且被新詩的開山鼻祖胡適所讚譽。馬君武一生讀書、革命、治學、撰文、辦教育並作詩，恐怕千古以後，他仍將以詩獨擅勝場，出色當行。他引用歐風西雨入句的代表詩作是為：

展謁岳武穆王之墓

西湖衰柳映朝霞，自結花圈謁岳爺，國會冤刑蘇拉地，敵軍威脅漢尼巴。

「蘇拉地」係指希臘大哲學家蘇格拉底，漢尼巴即加太基名將漢尼拔。以蘇格拉底之蒙冤，和漢尼拔之受脅，比喻岳飛的文事武功，及其莫須有之三字風波獄，確實妙不可階。

教育史上一段佳話

民國二十年廣西大學復課後，馬君武就提出生產教育勞工教育的主張，他並且以身作則，提倡師生共和生活，作息打成一片。馬君武雖然遊學國外多年，迭任中央要職，可是由於他崇尚節約，衣食住行都很簡樸，他的頭髮既濃且黑，額角頗高，但他却一直都剃光頭，所以當他貴為廣西省長，他也是信步所之，隨意找一家理髮店，用最快速度，把頂上的三千青絲刮光，曾有一次，理髮匠細心燙貼，為他仔細的修面，反使馬君武覺得不耐，他坐在椅子裏一頓腳道：

「快點！怎麼這樣子慢手慢腳的，我要趕緊回去上辦公了！」

他一催，站立一旁的隨從便也大聲的發了話

「快些，快些！省長要上辦公廳！」

理髮師一聽，他的這位急性子客人，竟是當今省長，不由得大喫一驚，三下兩下，草草的將鬚子刮了，鞠躬如也的送省長出門。

衣着，常年一襲長衫，夏天着白夏布，冬天是絲棉袍，偶或參加舞會，方始換上筆挺的西服。住處，就在廣西大學大門口附近，租一幢一樓一底的民房，除了一兩幅字畫，簡單够用的傢俱，別無任何佈置。在上海，他在楊行鄉間置了一幢房子，座落在平疇之間，和故司法院長居正的滬寓相鄰，閑來無事，還喜歡和夫人，公子一道去採擷棉花，或者聽馬夫人在鋼琴上彈奏一曲。出門旅行，來來往往都是坐三等車，行李箱籠向

來自己親手提。喫飯，很少用西餐，而且主食都用紅皮糙米，據他的說法，喫糙米飯既富有養料，更柔軟可口。抗戰時期，他仍任廣西大學校長，生病的時候，居然連買點煉乳滋補液也覺得為難，可想他一生服官辦學，清廉自持，刻苦耐勞，都到了什麼程度。

馬君武一向最恨貪污，民國二十一年，他曾感慨萬端的說過：

「現在的政府官員，一有公款過手，那個不起歹心？俗話說『雞蛋過手三分輕』，着實可恨！」

基於這份痛恨貪污的心理，他曾在大公報上發表過一篇：「立國精神」的長文，歷述近代各國開國元勳的嘉言懿行，及其治國之道。意味深長，發人猛省，這是他少數的歷史著述之一。

廣西大學是馬君武一手創辦，一手奠立基礎，開創獨樹一幟的校風，使其成為國內著名學府，造就了大批人才的。他自奉極儉，也要求學生養成勤勞節儉的好習慣，但是對於學校各種設施，却不惜張羅經費，大筆花錢。廣西大學校舍既富麗堂皇，教授陣容更是相當的堅強，胡適、白鵬飛，還有鋼鐵專家嚴治之，化學專家紀育澧，都曾在廣西大學講學或任教，歷年教授，悉由馬君武親自到上海、北平，甚至國外禮聘而來。只要是學有專長的名師，他無不千方百計的加以羅致，甚至連自己的兒子，他也要拉「差」。馬君武有兩位哲嗣，長公子馬保之，畢業於金陵大學時，成績卓越，名噪一時。馬君武便會將他拉到廣西大學担任助教，使馬保之赴美深造，延後一

年。一年後馬保之入美國康奈爾大學獲農學博士學位，他曾經任過台灣大學農學院院長，並出主農復會生產組，對於台灣農業，有很大的貢獻。

次公子馬衛之，留德，習音樂、美術，曾經當過廣西藝專校長。也曾被馬君武召到廣西大學，担任音樂暨德文教授。一門彥俊，父子三人，同在廣西大學任教，洵為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話。

春滿梨園雲生巫峽

從民國二十年以迄馬君武之逝，馬君武將其全部心力貢獻於廣西大學，其間僅祇兼過「西南政務委員會」常務委員，廣西省政府委員、高級顧問、廣西修志局總纂一類的掛名差使，此外則於民國二十七年出任國民參政員，二十一年一度出國考察教育實業，二十五年一度晉京訪謁當局籌劃湘桂鐵路。其餘的八九年時間都在埋頭努力辦學之中。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，抗戰爆發，馬君武大為興奮，他曾在八一三淞滬之戰期中，以戰事入題，作了如下的一首小詩：

如斯諸葛方為亮，十萬雄師受指揮，力戰屢窮羅店敵，會攻又解寶山圍。

遂令學就萬人敵，徒使繡成千女徽，松井石根真豎子，難民車上示皇威。

松井石根是日本華中派遣軍司令官，率領日軍犯我上海的日軍主帥，末一句係指日軍機濫炸上海及松江的難民列車，炸死我國同胞計達一千餘人之多。

早在民國二十一年前後，馬君武就對桂劇產

生了濃厚的興趣。抗戰前後桂劇有三大名伶，如意珠以藝見長，小燕飛以色擅揚場，筱金鳳則身材健美，風姿婀娜，頗有中西合璧的韻味。就由於馬君武十分欣賞筱金鳳，使她成爲名揚天下的桂劇坤旦。

馬君武爲筱金鳳編過「木蘭從軍」、「梁紅玉」等劇，用意則提倡愛國精神，改良地方戲劇兼而有之。筱金鳳原名尹曦，自此一經品題，身价十倍，她常到馬公館排戲，由馬君武與緻勃勃的親子指點。這幾齣馬君武所編的新戲在各地演出時，無不轟動一時，座客常滿。筱金鳳由於對馬君武心生感激，自動的拜他爲義父。名人名伶由此相得益彰。民國二十六年馬君武赴漢口參加國民參政會，在道經漢口時，曾經作了一首贈筱金鳳詩，中有句云：「百看不厭古時裝，剛健婀娜兩擅長」，從此益使筱金鳳芳名大噪，紅遍甌瓊。

抗戰既起，廣西省政當局爲了崇功報德，兼示對於廣西革命先進，大老名宿的崇敬，特地贖資替馬君武在桂林市郊環湖路，蓋了一幢渠渠華屋，以廣西省政府的名義，送給馬君武。

這幢華屋面臨榕湖，又有一山，湖山輝映，美景當前，使馬君武非常之喜歡。落成之日，廣西省政府又有贈匾之舉，匾額鐫上「以彰有德」四字，對馬君武可謂揄揚備至。馬君武一高興，也自撰了一副門聯，刻在大門兩旁，聯曰：

種樹如培佳子弟
卜居恰對好湖山

據傳說，馬君武遷入新居爲時未幾，有一天

早上竟然發現大門口的匾額和門聯全都被人改了，那「以彰有德」的匾額被挖去了兩點，變成：「以彰有德」

「有」，是兩廣地區通用字，音「莫」，無之謂也。

那副門聯呢，却在每句之上，各被添上了四個字，從而變爲：

「春滿梨園」，種樹如培佳子弟；
「雲生巫峽」，卜居恰對好湖山。

「春滿梨園」，當然是指馬君武力捧筱金鳳，「雲生巫峽」，經由馬君武一打聽，方知他這幢華屋的正對面，榕湖的那一邊，恰巧是桂林市政府在市區以外所劃定的「特別區」。「特別區」者，風化區之謂也。那自然是朝朝暮暮，雲生巫峽的了。這位好事之徒，着實是謔而且虐，可是馬君武却並不以爲忤，他祇是哈哈大笑而已，笑罷命人重新改過。

俗話有所謂「寒門出孝子」、「棒頭出孝子」的說法，馬君武自小和他母親相依爲命。他不平凡的成就，得力於母教最多。這位馬老太太對自己的獨子，一向都是很嚴厲的。課讀如此，言行亦然。馬君武十三歲那年，某一次，饑餓難耐，和隣家小孩爬到人家桐樹上去採桐果喫，那桐果是拿來榨桐油的，怎可以喫得呢？因此當夜他便腹部絞痛，大瀉其肚。被馬太夫人問明白了緣故，便在馬君武呼痛呻吟聲中，仍還不忘斥責他不該採擷人家的桐果，先痛打一頓再說，從此，馬君武自現實教訓中深切體驗貧窮的滋味。

斜風細雨黃卷青山

就由於這一次所受的教訓，使馬君武時刻在念，終生不忘，所以他一輩子救濟貧寒學生，了無吝色，學生向他求助，他可以把他們接到自己家裏住，自掏腰包，接濟費用。

他主持廣西大學期間，經常在晚上親自提一盞馬燈，挾着學生名冊，到學生宿舍巡視。曾有一次，他的一位得意門生，正因會計主任催繳膳宿等費，愁眉不展，長吁短歎。馬君武曉得了，但他却始終不動聲色，直到那位高才生期終考試名列第一，他方始下條子召見，一見面就笑容可掬的說：

「好了，你拿這條子到會計室結清所欠各費，以後便每天在化學室兼工兩小時吧。」

急人之難，終使這位高才生其後能有了很大的成就。

馬敘倫論及馬君武時，曾有「君武少孤，事母孝」之句。馬君武的確是個大孝子，他母親在世之日，晨昏省視，菽水承歡，對他母親的教誨與吩咐，從來不曾有所違背，可知他是深明「孝者順也」斯理的。民國十九年「馬太夫人在上海病逝，馬君武哀痛逾恆，幾於形銷骨立，他曾自撰語語沉痛的一副長聯，以後就一直懸掛在他家中堂。馬君武爲他母親營葬，特地訂購了一副名貴的西式棺材，又命工匠在棺蓋上半，製以小窗，嵌上厚厚的玻璃，可以透視馬太夫人的遺容。馬太夫人和馬夫人都是虔誠的基督徒，因此馬君

武乃將馬太夫人安葬於上海基督公墓。

民國二十九年，馬君武過六十歲生日，就在廣西大學師生熱烈爲他祝壽過後不久，八月一日，驟然以腸穿孔症不治逝世，享年六十歲，這位能詩工文，精通英、日、德、法文的革命先進，一代學人，和偉大的教育家，終於過早結束了他絢爛的一生。他遺有德華字典，物種原始，植物學、動物學、有機化學及工業政策等巨著，由而他成爲第一位自歐西輸入科學文化的中國科學家，同時他也翻譯了若干世界文學名著，如托爾斯泰的「復活」，荷馬的「甲希臘」，他的成就

在多方面散放光輝，但却以致力西學東來居第一

之影響，他確曾爲此煞費苦心，竭力經營，諸如他曾以達爾文的物競天擇理論入之中國舊詩，而留有如下之一首：

地球之壽不能詳，
生物競爭始洪荒，
萬物次第歸滅亡，
最宜之族爲最強。

優劣敗理彰彰，

天擇無情，徬徨何所望？

華族，華族，
肩鎗腰劍奮勇赴戰場。

馬君武還有一首爲法國詩人，小說家雨果的重展舊時戀書而作。很湊巧的，這首詩似乎也可以移作他一生事跡的寫照，大概是馬君武有感而發吧。

此是青年有德書，而今重展淚盈裾；斜風細雨人增老，黃卷青山事總虛。

百字題碑紀念愛，十年去國共艱虞；茫茫天國知何處？人世倉皇一夢如。

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今年，適值我國派遣第一批幼童留美一百週年紀念，本誌特刊出旅美學人傅維寧博士，廣徵博引，蒐集史料，所寫的一篇生動翔實，趣味盎然的「早期留美史話」，作爲中外對於萬千旅美學人、同學的獻禮，祝他們開創第二個光輝燦爛的一百年；策動國民外交，促進文化交流。同時，這也是國內讀者不宜錯失交臂的一篇好文章。

△代溝，形成了一層阻礙，老年人感慨青年人把他們屏諸代溝之外，青年人嗟嘆老年人故意否定代溝的存在。這個問題究竟應該如何解決。我們特請在海內外擁有大量讀者的蔣碧薇女士現身說法，以她親身的經歷，敏銳的觀察，來衡量上一代與下一代。她先爲中外寫「婚姻」、「留學」兩大課題。

△謝冰瑩教授從美國寄來了她的近作，「水仙花后暨啞女郎」，熱情洋溢的記下她在檀香山參觀一家盲啞學校，所親眼目親的一項奇跡。

殘而不廢，人定勝天，美麗的水仙花后，她對生命所作的奮鬥努力，足使我們讀後爲之感動。

△萬墨林先生每每自謙的說：「我那個小故事」，但自本期起，他却應中外讀者之請，無從迴免的寫起大題目來了。他以他的親身經歷，和相關人物交往接觸時見聞所及，當事人推心置腹的傾吐，再用上不少的考據校訂功夫，萬墨林先生爲我們解開了一連串的謎，簡略言之，包括汪精衛自重慶出走後，他究竟是怎麼樣到上海的？是汪精衛拖周佛海下水，還是周佛海拉汪精衛硬上？羅君強怎生忽然冒了出來？土肥原瀨上秘密巢穴究竟在何處？他都做了些什麼特務工作？敵僞特工總部「七十六號」由誰設立？李士羣、吳四寶其人其事？日汪密約談判

經過如何？黃埔灘上羣魔亂舞究有那些軼聞軼事……誠所謂琳瑯滿目，美不勝收。

△今年五月二十七日，朱家驊先生八十冥誕，承師大教授林尹博士惠賜鴻文，林教授和朱家驊先生是兩代交情多年受知，頓成忘年之交。朱家驊先生生前，和林教授是無話不談的，所以林教授有此情文並茂之作，讀來令人深切感動。△章君毅先生的段祺瑞傳，寫到北洋新軍的建立，詢屬我國近代史上相當重要的一頁。從遜清到民國，北洋新軍始終是專制政權的工具，封建勢力的後盾，不但阻礙了新中國的進步與發展，尙且使我國形成分崩離析，軍閥割據的局面，爲害國家民族，達二十餘年之久。段祺瑞是編練、建立、統率新軍的中心人物，尤其北洋建軍之初，一應措施莫不與他息息相關。因此，北洋新軍的建立，也成爲段祺瑞傳最主要的一部份。